辽三彩双凤纹扁执壶

这件辽三彩双夙纹扁执壶是在赤峰市敖汉旗长胜乡出土的。腹部呈扁鼓状，两面外弧，菊花瓣状喇叭口，直流较短，执柄残，流和柄的下侧均复加一铆钉状圆饼，假圈足。腹两面各模压出半浮雕式殿翅飞翔的双凤，凤为上下排列、首尾相交；凤尾、翅的羽毛部分为绿釉，其余为秸黄釉。腹面为白釉地，有小梅花补碾。腹绿为双线相间的条带花边，内填梅花，均施绿釉。陶胎呈浅红色。通高十八厘米，口径五点六厘米，腹部两面径十三点一厘米，侧面宽八点二至三点一厘米，底径六点五厘米。辽三彩是我国北方独具特点的仿唐三彩的辽代瓷类。通常所见主要是盘、碟、碗等器皿，这类扁执壶到目前为止尚少见。其柄与流部加铆钉纹和扁腹、腹缘的条带花边均具有仿皮革壶的特征，反映出契丹族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尚保留其故俗。

松州学刊　1987 年 4、5 期

阿鲁科尔沁旗柴达木辽墓

齐晓光

发掘时间：1985 年 6 月

工作单位：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

墓葬位于赤峰市阿鲁旗柴达木乡正北 1.5 公里，周围为地势平坦的草场。1985 年 4 月发现，6 月正式发掘。该墓系石砌六角形单室，长 12.1、宽 4.8、高 2.46 米，方向南偏东 45 度，由墓道、墓门、墓室三部分组成。墓道为斜坡式；墓门以石片券砌，并用石块封堵；墓室石砌呈六角形内收作穹庐顶，内装有柏木护壁板，路面铺石板，后部横置棺床，仰放一成年男性骨架，头向东北，无葬具。该墓早期曾被盗，残存随葬品十一件，分布于棺床内外，位置多移动。计陶器二件，为挂绿釉鸡冠壶，瓷器有花式口白瓷小碗一件；铜器有鎏金面具一件，鞋垫一双，饰梅花图形铜饰五件。根据墓葬形制，典型器物、器物组合等方面的特点，该墓年代应在辽代中期之后。

中国考古学年鉴　1986 年　文物出版社

辽北大王万辛墓※

马俊山　项春松

1973 年夏季，阿鲁科尔沁旗乌森伊和生产队社员在附近山间发现了一座规模较大、筑造坚固、淹埋较深的古墓。当地生产队即组织群众挖掘，在距离墓底约二十厘米的淤土中，发现两方保存完整的墓碑，1975 年阿旗文化馆马俊山到该地工作，得见这两件珍贵文物，随即运到阿鲁科尔沁旗文化馆，并传拓了铭文，引起了领导和专业工作者的重视和关注。1976 及 1978 年，马俊山曾两次徒步赴现场调查，初步了解到墓葬的结构，形制、墓碑出土情况，并对附近有关墓群，遗址等也进行了调查了解。1982 年 6 月，本文两位笔者再次赴现场调查。现将调 查结果报告如下：

(一)地理位置及墓地分布

北大王万辛墓位于昭盟北部草原地区，今阿鲁科尔沁旗昆都公社西北约八十华里。东面与哲里木盟扎鲁特旗毗邻，西面与昭盟巴林左旗仅一山之隔；北面为广袤的科尔沁草原；南去九十华里为辽上京临潢府城址，有山间小道直达。

墓葬筑在乌森伊和(蒙古语，即乌森哦嘿，意即泉水之源头)生产队西四华里沙日温都 (蒙古语，黄色的高山)大山中。乌森伊和处在“扬斯狭谷”的北端，由昆都公社白音花水库西北行二十余里，经白音浩力宝(蒙古语，富饶的丘陵草甸)谷口，即入狭谷。狭谷深四十余里，南部外口宽约六华里，北部里口宽约四华里。狭谷东侧为起伏不高的山丘，西侧山峰由南往北延伸，山势较高，有础鲁达坝。毛达图达坝，拜钦达坝及莫里黑达坝(达坝，又译作大板，汉语山梁之意)作为屏障。墓地所在的沙日温都山，即在“扬斯狭谷”的尽北端，地势最高，海拔 1358 米，为该旗北部草原地区大山之一。沙日温都山势走向大体由南往北，主峰屹立于中端，南、北各有两处山谷。两处山谷的山腰间，均有辽代墓群。南山谷，当地呼作“白音格勒”(蒙古语，意为富的房子)，沿山岗南侧半腰东，西排列十九座辽墓，其中一座为砖室墓，十八座为石室墓，地表均有石垒的标记，形制、大小相似，其中五座保存较好，其余均遭程度不同的破坏。

由北山谷东缓坡山地入谷口，地势渐高，山谷渐窄，顺南坡山腰间东，西排列辽墓二十座。依次编为 M1—M20 号。其中 M1 地势最低，处在谷口；其余十九座墓依地势的不同排列筑造，大体越进山谷，墓葬所处的地势也随之增高。从排列现状看，显然有一些规律，M16 号地势最高，右侧四座地势逐渐减低，而左侧的 M15—M8 号八座墓，其地势依次减低。这二十座墓，全为石筑，地面均有自然石垒砌的标志。墓室地表堆积的标志均作方形，大者长、宽各 15 米，小者 8 米，一般为 10—12 米，四周高、宽各 1 米左右，正顶一般不堆砌自然石。地表墓道为长方形，也系自然石堆砌，在墓室南向或东南向，墓道长者 15 米，一般 8—10 米，宽、高各 1 米左右，断面呈梯形，标志极明显。

从墓室地表堆积的现状观察，北山谷其中有五座(即 M4、M7、M11、M19、M20)保存较好，未遭破坏，其余十五座墓，墓顶均有陷坑，可能遭受盗掘或坍塌。

(二)北大王墓形制、及出土的墓志

北大王万辛墓是北山谷二十座墓中的 M17 号墓，处在墓地的西端狭谷中，地势较高，仅次于 M16、M15 号。M17 号墓北侧紧倚一山峰，山石奇异、秀丽；南部隔一深谷，正对一壑西部与沙日温都山峰毗连；东及东南部的山坡间与 M15—M1 的墓群连成一片。

墓室地表有自然石垒砌的标志，方形，长、宽各 12 米，高约 0.5 米。室内圆形，用自然大石垒砌，直径 6 米；四周壁高 1.5 米，以上为穹庐形券顶，顶高 4.5 米，正顶有一圆形孔洞，直径 0.6 米，距地表深约 8 米。在圆形石室内装有八角形护墙板系用松木

枋卯合，出土时多腐朽，八面木板等宽，长均为2米；墓底用35×35厘米的青灰色沟纹砖铺地。墓门也用自然石垒砌，高1.5米，略成梯形，上宽0.60，下宽1.3米。门两侧大石平卧，垒砌平整，顶部横砌一长0.8米的大条石，上接券顶，极为严密、坚固。

墓道为斜坡式，长20、宽1.2米，近墓门最深处8—10米，地表有自然石垒砌的标志。

北大王万辛墓早期被盗，随葬器物一无所有。室内地面上仅存墓志两方。汉文墓志一方，通高102、宽62.5、厚5厘米，青砂石料，质地坚硬，上端作半圆形，下端左下角稍残。正面不甚平整，地脚处有一多余的"之"字，大小及书体风格与志文中的"之"字相同，说明其碑可能经过二次刻凿。碑文楷体，直书，自左至右凡21行，满行25字，共510字，行间距离较宽，书写工整，刚健有力，刻工精细，颇有唐代柳体风格。志石背面凿刻不平，右侧边磨成弧状凹形，可能系利用旧碑改刻，正中直书篆体"北大王墓志"五字，书写及刻工略显粗疏。

契丹大字墓志一方，长方形，青砂石料，通高97、宽63.5、厚5厘米，右上角稍残，但文字完整无缺，约计790字。背面凿平，无刻记。

（三）有关汉文墓志中的几个问题

汉文墓志铭文如下：

北大王万辛墓志铭
乾覆坤载之中孕粹灵者风云之秀曰照月临之下产贤杰」
者川岳之精苟非上应台符下合神契莫得而降哉资以[illegible]之」
其惟大王乎王讳万辛于重熙四年封为北大王同政事门下」
平章事曾祖谐里夷离堇父索胡舍利
大王先娶达曷娘子年」
十六而夭生一子马九本王府司徒再
娶留女夫人三十八终生」
一子三部奴 讵侯又娶得索胡骟马
胡公主孙奚王西南面都」
招讨大王何你乙林免之小女中哥贞
顺成风言容作范六年内」
加北大王封为乙林免生四子长曰粑
八次陈六次胡都乎次散」
八大王入仕年月历宦官资并次于契
丹字内身从居官骑不息」
鞍简荣解妍重重书内戚传祔裘赫弈
世世为本郡王慷慨雄图」
优游大国五百年之嘉合时应匡抉四
十万之军戎咸归掌握」
西北宿尊之匡山河右地之雄精气巨
钟惟王所诞莫不粹灵」
孕贤杰产惜哉未[illegible]于芷陔志先惊于
风树太山颓爰知朽壤」
梁木坏冈长擎天于重熙十年二月十
五日夜疾薨于上京南之」
私地年六十九嗟乎白日西去时非再
来委相阁之深严入重泉」
之暝昧痛比夜之无晓见终天之不归
嗣子等咸荷庆灵用昭」
义训抚柩永诀有识皆悲以其年十月
八日葬于旧郡之丁地勒」
铭垂休以示千古铭曰应运生兮符五
百佐两朝兮昭盛德养尽」
孝兮侍竭忠封为王兮郡有北天同忧
兮氛色凌命不与兮落」
将星愁云布兮徒暗暗若雾飞兮自冥
冥朔气移兮成荒土白日」
西兮叱老岁苦惟专次第纪功名志向贞
珉典万古

1. 耶律万辛生于辽景宗保宁四年（公元973年），薨于兴宗重熙十年（公元1042年），享年六十有九。一生主要活动在辽圣宗、兴宗时期，是一个德高望重、竭忠侍君的佐命功臣，所以志文云"佐两朝兮昭盛德，养尽孝兮侍竭忠。"大概因为他在朝时间短，故《辽史》中无传。

有关万辛及其家世，在志文中记述比较简略。曾祖在辽初曾任夷里堇，其父为"舍利"。万辛本人由于先祖佐君有功，官位也较高。不过只是到了晚年六十多岁以后才封为北大王，同政事门下平章事。

辽国统治机构中官分南北，北面官由契丹贵族充任。北大王握有相当重要的军、马实权。在他任职的五、六年中，"身从居官，骑不息鞍"，"四十万之军戎咸归掌握"，是一个世袭郡主。《辽史》地理志·头下州条记云："头下军州，皆诸王、外戚、大臣及诸部从征浮掠，或置生口，各团练建州县以居之。横帐诸王，国舅、公主许创立州城，自余不得建城郭。"北大王万辛，不仅曾祖官位显赫，且本人也系辽国政权中北面要官，按辽朝制度，许建头下州以领私地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，在墓地所在的沙日温都山南麓十华里的山谷之中，有一方形土城址，当地俗称"查干楚鲁"（蒙古语，白石山）土城。周长1,500米，南、北城墙保存较好，残高约一米、、基宽六米，方位大体为南北向，南墙正中似有一门址，宽10米，方向北偏西10°，城内建筑遗迹依稀可辨，其中东部、西北角、西南角建筑台基还比较明显，城内街道隐约不清。

城内地表，现已是杂革丛生，灌木成片。散布的遗物中，瓷片以仿定白瓷为主，多为灰白、黄白色釉，器形以小型生活用具碗、碟之属为多。陶片中有细泥灰陶盆、罐等。建筑材料以布纹灰陶厚瓦为多。另外还采集到北京淳化圆钱（公元990——994年）一枚、天禧圆钱（公元1017——1021年）一枚。

从城的筑造规模、布局看，与中、上京附近松山州、永州等城址大体相同，从出土的遗物分析，文化比较单纯，均系辽代遗物，在墓地附近的其他地方未发现辽址，因此我们推测，查干楚鲁古城当与万辛或其家族有关。至于墓志中提到的"薨于上京南之私地"、"葬于旧郡之丁地"，目前还难以确认其地望。不过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，在墓地沙日温都山南到偏东沙那阿日（蒙古语，意为像长喇叭口一样的狭谷）山谷中，有一片地势平坦，山间清静幽雅、草木茂密的辽代寨址，当地俗称"高丽房身"。狭谷四周山岗环抱，南延伸十余华里。寨址建造在狭谷的北端，南北长200、东西宽100米。地表暴露自然石垒砌的房框，最大间面积为30×50米，还有许多用石墙隔开的小间，墙宽1—1.5米，残高10—30厘米，垒砌比较规整，形制大多为方形、长方形、少数为圆形，其中南端一墙基呈圆形，直径40余米，规模最大。寨内发现古井两眼。所有的墙基都没有明显的门址。房基内没有任何建筑遗迹，地表相当平坦。地表散布辽代陶、瓷、瓦残片。其中以瓷片最多，以仿定白瓷碗、碟、盘为主，未发现黄、绿釉瓷及牛腿瓶、三彩器等。瓦以辽代习见的灰陶布纹瓦为主，陶片中有少量的灰陶罐残片。

根据地表遗迹分析此寨址规模较大，当为契丹游牧部族的住地，房框内应是架设毡帐的，外围用坚固的石墙，即可御寒，亦可防卫。寨址距墓地不远，应与万辛的家族有关。

2. 汉文墓志中，涉及到万辛家族的人名，则采用契丹语的汉译。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，许多字、词的发音（或译写）与近代蒙古语音非常近似，这一点已为契丹文字语言研究者所肯定。

现代蒙古族人名中，有用颜色，（如红色、兰色等）有用自然物，（如石头等）有用生产工具（斧子）等，与汉名中习用的"小名"、"浑名"很相似。

汉文万辛墓志中，也有不少这类称谓。如谐里，或解里，用现代蒙古语应译作谐儿心里或沙日，意为黄色。"索胡"一名在近代蒙古语中是"索嘿"的轻音，意为斧子。又如万辛第五子呼都乎一名，也与近代蒙古族人名相近，"呼都"，意为辽阔的原野，乎，也作夫，一般译为小子，儿子，含有"人"的意思。至于"散八"（或译作桑布）、"粑八"（或译作巴布）等，则和藏语有关，与现代蒙古人名中用藏语音译的情况也很相似。

有关契丹语词的汉译，在史籍和出土的墓志中偶有所见，这为契丹语的解读以及契丹语与阿尔泰蒙古语的关系，提供了较为确凿的研究资料。

（四）关于契丹大字碑文

此墓同时出土汉文及契丹大字墓志各一方。据汉文墓志云："大王入仕年月历宦官资并次于契丹字内"，可知两方墓志不是直接的对译关系，汉文墓志侧重记述北大王万辛的简要生平，家族及后人，而契丹大字碑文则侧重记述万辛的入仕年月及历宦官资。由于记述的内容各有侧重，不能对译，因此给本来解读困难的契丹大字又增添了一层困难。关于契丹大字北大王万辛墓志的释读问题，中央民族研究所刘凤翥等同志拟撰写专文讨论，这里就有关几个问题，作一些初步探讨：

1. 契丹大字中汉语借词

按《辽史》本记所载，契丹大字创制在先，是一种较原始的表意文字。在其创制和使用过程中，直接借用汉字是契丹大字的基本特点之一。这种借用法不仅字形照抄汉字，而意义也完会相同。如志文中人名"大王（太王）"、方位词"南"、"东"、等，帝后称谓"皇帝"、"太后"等，数词"二""三、五""十五"，以及表示"年、月、日"等词。这种情况，在辽上京附近出土的太祖碑、耶律延宁墓志，以及静安寺碑里都多次出现过。这表明契丹字在创制及推广使用中，与汉字有直接的渊源关系。

2. 北大王墓志中的契丹大字，不论在结构、书体风格方面，与上京出土的契丹大字极为相似，而较之耶律延宁墓志更规范化。因此，就契丹字的规范化问题，我认为大字应以太祖碑，北大王碑为标本，小字应以庆陵哀册和"故耶律氏铭石"为标本。

3. 关于"纥"、"沓"

志文中第四行中有一"纥"字，在《辽史》中习见。辽、金史籍中，有所谓"纥军"一名，一般把这个字念成汉字的"纠"，看来不确，它不是一个汉语借词，而是一个契丹大字；有人把它译作右、游，实质还是同音字。

"沓"，在此志文中多次出现，在其他契丹大字碑刻中也屡见，应是契丹大字中的常用字。关于这个字的释读及意义目前仍不明确。在已发现的契丹字印章中也常见此字，一般在印章的尾部，常见的形式是"沓[illegible]"，二字连用，如辽宁凤凰山城出土铜印、尾二字为"沓[illegible]"，翁牛特旗河南营子出土的大型鎏金铜印，印文尾二字在侧边款上另有楷体形式为"沓[illegible]"，新疆伊犁发现的铜印，四侧边均有楷体款识，其中一边款的尾二字为"沓[illegible]"，其他如奈曼旗、林东镇、以及罗福颐先生、日人今西春秋收藏的契丹字铜印、以及元帅右都监印等，尾二字均为"沓[illegible]"因此有人根据汉印的一般行文习惯，把这二个字译成"之印"。根据有关碑文的行文规律，此字译"之"也不甚确切，在左旗白音沟发现的铜印中，印文似有两行八字，两行中的第三字同为"沓"字，书写方法完全一样，而尾字则作"圪"（邛），不作"[illegible]"。因此把"沓"释作"之"，把"沓[illegible]"释作"之印"看来也还值得商榷。

总之，北大王墓的发现，以及汉文、契丹文墓志的出土，无疑给辽代历史和契丹文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。